

红杏山房集

〔清〕宋湘撰
黄国声校辑

嶺南叢書

中山大学出版社

红杏山房集

〔清〕宋 湘 撰

黄国声 校辑

中山大学出版社

红杏山房集
〔清〕宋湘撰
黄国声校辑

•

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

•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4.25印张 2插页 19万字

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00册

ISBN 7-306-00101-9

I·4 定价：4.90元

前 言

宋湘(1756—1826)字焕襄，号芷湾，广东嘉应州（今梅县）人。与顺德黎简同为清中叶广东诗坛巨擘。粤诗清初以岭南三家为最著，屈大均、陈恭尹、梁佩兰各擅胜场，虽僻处一隅而声闻海内，受到当时诗坛领袖王士禛的推许。逮及乾、嘉之际，黎、宋继起。他们虽然风格不同，宗尚各异，但在创作上都不肯规袭前人，而是刻意探求，自成面目。他们的成就，在当时不仅称雄粤东，亦足以“与江浙诗人对树坛坵”（钱仲联《清诗三百首前言》）对后来的广东诗人，产生了积极、深远的影响。

一

宋芷湾出生在一个贫寒的教书先生家庭。少年时代，是在故乡素朴的山村度过的。他天真活泼，顽皮爱玩：

老屋柴门树打头，青山屋后水门流。

受书十日九逃学，恨不先生命牧牛。

《忆少年七首》

但又是个聪明大胆的孩子：

世间何物是文章，提笔直书五六行。

偷见先生嘻一笑，娘前索果索衣裳。

《同上》

他九岁时，“见诸伯叔为文会，即取片纸学为文，下笔有奇气。”（《嘉应州志》卷二十三）随着年龄的长大，他曾幻想将来封侯立业，光耀门庭；但毕竟是生在读书之家，于是又转而想以文章博取功名：

才思谈笑取封侯，又道文章有凤楼。

拍手大罗天上去，看何蓬岛是瀛洲。

《忆少年七首》

然而，这样聪颖有志的人，因为家境贫寒，个人愿望的难以实现，使得他的青年时代总是在困厄和不断的期待中度过。他曾八应童子试，始中秀才。因为付不出学费、山乡的师资又未能使他满意。于是，只身来到省城广州，进入有名的粤秀书院就读，每作课艺贴堂，同学惊佩，间亦赖卖文以为生活之资。直到乾隆五十七年，三十七岁时才得中广东乡试解元。多年的期望，至此总算实现一部分了。不料翌年进京赴进士试，没有考中，这使得芷湾刚刚迈开的成功步子，又一次停了下来。

落榜之后，他索性不回广东了。那时他的业师陈鹤翔正任北京附近的三河县令，便邀芷湾到任所暂住。于是，芷湾在三河县署埋头读书，准备参加下一科的进士试。三河一住三年，再试依然不中。陈鹤翔家口众多，经济上并不宽裕。芷湾为了自给，于是回到北京，考取了镶黄旗官学教习，靠每月二千钱、米二石的微薄薪俸过活，至于在乡的妻儿，只能由教书的老父养育。尽管如此，他还在努力读书，准备继续应考。在滞留北京的六年多时间里，芷湾作客依人，贫而兼病，心境异常抑郁，不免自叹：“作客原无赖，浮生复尔情”（《又闻》）“顿挫名心死，峥嵘病骨鸣”（《山斋秋夜四首》）。尽管如此，但他对

人生却是充满自信和有所期待的。他觉得自己好比是只孤鹤，或是朵萎黄的花，然而他坚信：“晴干听天时，欢喜付人世”（《孤鹤诗》）“同时所种花，南黄北青了。青者岂不喜？阴多露亦少。黄者岂不怜？脉炼气深老。不信待他日，花开看谁好。人生立功名，岂在迟与早”（《种花三首》）。嘉庆四年，芷湾第四次应进士试，终于如愿以偿，中二甲第十一名进士。选翰林院庶吉士。是年十月，他请假南归。

嘉庆六年，芷湾应惠州知府伊秉绶之聘，就任丰湖书院山长。惠州曾是宋代大文学家苏轼贬谪的地方，州治的西湖（丰湖和鳄湖合称西湖）曾是苏氏居停之所。湖上的山、水、桥、台、寺观都曾留下过这位文豪徜徉的足迹。如今芷湾任教丰湖，课余之暇，或莳花种草，或优游于山水之间，追寻往哲的遗踪，此际心灵相应，诗思泉涌，写下了大量反映当地民情风俗、山水秀色的诗歌。但教书的生活毕竟是清苦的，他的八口之家，经济上的捉襟见肘，自属难免，有时要吃十顿粥才敢吃上一顿饭。为了过年，逼得强忍寒冷，脱下冬衣典当以应急需（《岁暮典衣见却四首》）。

嘉庆八年，芷湾转到广州，担任粤秀书院院长。九年冬，辞院长职，自广州动身去北京。翌年春天，抵京销假参加庶吉士散馆考试，获二等，被授为翰林院编修。从此，开始了他第二次长达九年的京华生活。这中间除嘉庆十二、十三年先后被派往四川、贵州担任乡试主考外，过的是和从前迥然不同的生活。翰林院是个清闲的衙门，除了例行公事外，翰林们便用文酒高会、交酬唱和来打发日子。正如芷湾所说的“十载朝官诗一卷，三分花事七衔杯”（《即事》）他的生活是单调的，圈子是

狭窄的。这时期的诗作，芷湾不太愿意保存，所存亦好的无多。他对待这些作品的态度是“心自薄之”。

嘉庆十八年，芷湾被外放为云南曲靖府知府。清代的翰林是清要之官，素来为仕途中人所钦羨。因为翰林可以出入禁近，和皇帝接触的机会较多，历来是个容易飞黄腾达，甚至可望跻身宰辅的好职位。而翰林外放，虽品级依然，薪俸较优，却常被看作近乎贬谪，更何况是外任边远荒僻的曲靖府！芷湾于此，自亦未能免俗，感到“勿勿芒芒，如有所失”。这时他已是五十八岁的人了，垂老而为万里之行，不免自怨自艾起来：“龙钟一老向洱海，纵当成佛非生天。”（《闻曹怀朴谨鲍子坚庚纵酒慨然有赠兼呈程云芬庶常恩泽》）多年过惯了的闲情逸致生活要结束了，而作为亲民之官，等待他的是丛脞的事务，各方面的应酬，还得去熟习政事，熟读律令。生活上的巨大变动，在芷湾还需要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。

从繁华的京都出来，没走多远，一场人间大惨剧——河南省的饥荒向芷湾扑面而来。他仿佛一下子从天堂掉到了地狱，眼中所见的是：

十日河南路，年荒不忍看。青苗收藁易，黄土葬人难。不雨自何日，有田同一叹。草根能几把，过客亦登盘。

亦知死不远，且复望生逃。道路无人问，春犁有梦操。乞钱中妇踣，贱卖小儿号。恨不冥闻见，人间竟尔曹。

《河南道中书事感怀五首》

这里所发生的一切，和他端居京华的所见所闻是多么悬殊，多

么令人难以置信！然而严峻的现实就在眼前，他于是由惊愕而转为深沉的叹息。从此一路上，他见闻越多，思考的也越多。当自己的官船被老百姓围观时，不由想起“官今如虎人如鼠”，不禁反躬自问：“我今前去滇南守，知是豺狼是父母”？（《南行草·感兴》）可以想象，能够这样勇敢地提出问题和鞭策自己，他是会做个好官的。其实，他也立下了为民解困的决心。至于外放遐荒这回事，倒不怎么计较和介怀了。

从嘉庆十八年起，芷湾就任云南曲靖府知府。后来又曾先后护理广南、顺宁等府和迤西道、迤南道，计在云南供职凡十三年。在这些年月里，他确实躬行素志，努力为人民做点事情。曲靖府属下的马龙州，地瘠民贫，芷湾认为“边荒多艰难，救民先救困”，于是拿出自己的薪俸购买木棉及纺车五百架，教当地妇女纺织，民力稍纾（《之广南道中述怀四首》）。在护理迤西道时，大理“时值大饥之后，继以大疫，损民无算，（芷湾）祷于苍山佛寺七昼夜，散钱布药。”（《卸迤西道事别苍山洱海》）又尝大力提倡造林，买松子三石，使人民遍种于点苍山，郁然成林。（《前摄迤西道篆日，买松子三石于点苍山三塔寺后，鼓民种之……》）。为了使边远地区人民提高文化，芷湾建立了书院，大力奖拔人才（《留别永昌士民四首》、《云南通志循吏传》）对于少数民族对待疫症病人的迷信和残酷做法，他认为“尤伤化理，再三告谕”，切望他们改掉这一恶习（《疫鬼哭》）入滇以来，芷湾已自觉地清刷翰林的清高习气，切切实实不辞劳苦做一个亲民之官，他把这比喻为：

好女老适人，日习渐忘羞。早夜论家计，黽勉如有求。岂不喜歌舞，操作无时休。上念堂上欢，下念儿女

愁。旁念逮鸡狗，风雨亦绸缪……

《之广南道中述怀四首》

作为一邑之长，他象位操劳的主妇，只知为子女“操作无时休”，劳瘁到“自作滇南吏，生涯可说无。貌同民共瘦，心与月齐孤”的地步（《自作三首》）。然而，在封建时代要做好官实在不容易，若要进而展布建树，就更困难。芷湾曾自愧说：“谈天容易做人难，我是何人何等官？多少书生心里事，不曾做得与人看！”（《书愧》）

道光五年，芷湾升任湖北督粮道，离开云南。到任后，他仍然怀念着那个地方和它的人民，曾寄诗给云南士民说：“十年心迹众人看”。可见芷湾对于自己在那里的政事和举措，是无愧于心的，也自信能得到人民的理解。道光六年他又以七十之年，仆仆于长江、运河道上，押解粮食进京。道中劳累触热，抵京而病。十月，回任湖北粮道。十一月二十五日，病终任上，终年七十一岁。

芷湾是位正直的诗人。他来自民间，出身贫寒。早年艰辛的生活经历，使他对老百姓的疾苦有着深刻的体会和同情。当他深入社会现实的时候，呈现在他眼前的并不是一派承平欢乐的景象，而是灾荒、“民变”、辗转沟壑的人民的呼号，以及官吏的横暴虐民。这一切在他心灵上掀起了巨大的波澜，交织成许多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诗篇。除前面称引的以外，如《孟兰词》、《买鱼叹》、《骡驮二章》、《记过》、《自责》等都是可贵之作。

芷湾是位循吏，政绩颇著。然而循吏的另一面是无限忠于封建王朝。一旦人民不堪压迫起而反抗的时候，循吏们便都站

到统治者一边，对“乱民”们诅咒和镇压。广东博罗的陈烂屐起义，福建蔡牵的横行海上，对抗官军，云南少数民族高罗衣以及张辅国的起义斗争，都一一被芷湾咒骂为“豺狼”，诬蔑为反贼。而当这些斗争被镇压下去的时候，他又情不自禁地作诗表示欣喜和庆颂。他只是希望严格遵循王朝的秩序，通过好官之手一点一滴地给人民以恩惠，却不能容忍他们对命运的抗争。这不能不是芷湾的思想局限，这种局限性使得他没能创作出更多，更深刻的现实主义诗篇，是我们所深为惋惜的。

二

芷湾的诗歌有其独具的艺术特色，这特色和他的诗歌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清代诗歌，自初期的顾炎武、钱谦益、吴伟业开一代诗风之后，接着有王士禛为首的神韵派，沈德潜为首的格调派，袁枚为首的性灵派，翁方纲为首的肌理派等先后出现，为一时风会所趋。然而末流所至，坏的影响也逐渐冒头。到了乾、嘉之际，诗坛上出现模唐范宋的习气和侈言性情而流于浮滑的倾向，引起了人们的不满，比如彭兆荪就表明过：“厌谈风格分唐宋，亦薄空疏语性灵。我似流莺随意啖，花前不管有人听”的态度（《小谿觞馆诗钞》卷七）。诗人们要求从窠臼中解脱出来，摆脱依傍，充分表现自我。芷湾正是这股潮流中的一位杰出诗人。在他的诗歌理论中，明确地指出追唐步宋、师守一家门户的创作方法，是舍本逐末，不足为法的：

三百诗人岂有师，都成绝唱沁心脾。今人不讲源头

水，只问支流派是谁。

《说诗八首》

进而指出做诗一味模仿古人，虽得形似某家，而弊在无复自己的面目和特色，其作品是没有价值的：

涂脂傅粉画长眉，按拍循腔疾复迟。学过邯郸多少步，可怜挨户卖歌儿。

学韩学杜学髯苏，自是排场与众殊。若使自家无曲子，等闲铙鼓与笙竽。

《说诗八首》

当然，芷湾也并非不向古人学习，他喜欢李白、杜甫、韩愈和苏轼的作品，接受过他们的影响。但他没有亦步亦趋，强求合于古人，而是遗貌取神，以成自己面目。他揭櫫的创作宗旨是：“我诗我自作，自读还赏之；赏其写我心，非我毛与皮。”（《湖居后十首》），“我生作诗不用法，纵横烂漫随所之。”（《答李尧山詹簿寄画竹》）下面这首诗是个很好的例子：

噫嘻乎！伯牙之琴，何以忽在高山之高，忽在流水之深？此曲不传劳人心。噫嘻乎！子期知音，何以知在高山之高，知在流水之深？古无元解直至今。是邪？非邪？相逢在此。万古高山，千秋流水。空谷题诗吾去矣！

《伯牙琴台题壁》

句法参差历落，音节跌宕而纯任自然，不蹈袭前人，不拘于常格，痛快淋漓，正是“写我心”的充分表现。

纵横烂漫，吟写自我，是芷湾对诗歌的艺术追求，因此，他的作品总是“磊磊落落，实从真性情全涌而出”（刘彬华《玉壶山房诗话》）的，例如：

客自长江入洞庭，长江回首已冥冥。湖中之水大何许？湖上君山终古青。深夜有神觞正则，孤舟无酒酹湘灵。灯前欲读悲秋赋，又怕鱼龙跋浪听。

《入洞庭》

这首诗起四句破空而来，颌联不用对偶，不拘成格，不避重字，确是“独往独来，全在意兴”，“纯以神行，不规规于琢句”。

（何藻翔《岭南诗存》）

芷湾作品的另一艺术特色是慷慨豪迈，处处表现出雄直之气。本来“雄直之气”是岭南诗派的传统和特色。清初的屈大均即以其雄肆劲健之作，成为当时岭南诗坛的冠冕，受到海内人士的赏誉。而芷湾则继承了这个传统并加以发展。谢章铤《岭南杂诗》说：“三家最胜屈翁山，后起无如宋芷湾”（《赌棋山庄集》八）以芷湾上承翁山，称赏可谓确当。下面引录两首颇能体现芷湾这种风格的作品：

笛声吹裂大江流，天上星辰历历秋。黄鹤白云今夜别，美人香草古来愁。我行何止半天下，此去休论八督州。多少烟云都过眼，酒杯多置五湖头。

《黄鹤楼题壁》

东诸侯长朝天子，百谷王门走大江。天起风云扶气力，地开吴楚出旂幢。无愁儿女沙淘尽，有恨英雄浪打降。谁奏铜弦铁绰板，万山明月入船窗。

《大江》

慷慨豪宕的襟怀，雄浑苍莽的诗风，确是“笔大如椽，浩气弥漫”（陈柱《嘉应诗人宋芷湾》）成为芷湾诗作中重要的艺术特色。而云南边陲奇异的山川风物，高峡、急流、漫山的茶花、

奇险的铁索桥等奇异的景观，更引起他的豪情激荡，创作出《云南会城外西南隅云安寺茶树一本……》、《永昌道中度澜沧江铁索桥谒武侯祠作》、《自顺宁返大理蒙化道中喜见点苍山》等奇伟作品来。

杰出诗人多是艺术上的多面手。芷湾除了雄直奇伟的作品外，还有数量众多的、别具风格的山水诗。这一题材的作品，古人佳作，无虑千万。后来者如果一味步武前人，矜炫词藻，或者高言隐逸与闲适，都只能使人觉其陈滥，毫无足取。芷湾的山水诗却能摆脱羁束，大胆吸收和借鉴民歌的表现方法，运用明白如话的语言，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，描绘出如画的民情风俗和水色山光，给人以完全新鲜和美好的感受。《湖居后十首》、《西湖棹歌十首》、《湖上五别诗》等尤为突出。下面引述这几首是很有代表性的：

渔翁汝何来？何来复何去？一网出白鱼，歌声入红树。樵父汝何去？何去复何来？担头有白云，草香花尚开。而我同住湖，惭愧呼曰儒。断断几个字，以自白其须。公等我不如，请就尽一壶。

《湖居后十首》之五

西新桥下水苏苏，三月风吹白饭鱼。郎罩桥南妾桥北，两头莫放一头虚。

半径人家半卖樵，下郭人家养鱼苗；
黄塘人家半耕种，城里人家来造桥。

《西湖棹歌十首》之五，之七

由于主张“作诗不用法”，芷湾在写作到痛快淋漓之处，有时喜欢杂入一些文句和经史语，如《德有邻堂砚歌为墨卿太

守作》、《题景福泉先生十二云石之室》等。但所用的文句和经史语都较为平易通俗，融入于参差历落的句子中，反而时见挺拔之致。何藻翔《岭南诗存》评云：“芷湾七古，痛快淋漓，不衫不履，时近于老笔颓唐。要其落想起，出笔老，运典切，造语豪，故能独往独来，目空一切。”正是指此而言的。

当然，也不免有人看不惯芷湾的艺术作风，于是，“或疑其槎牙太甚者”（《楚庭耆旧遗诗》前集七），“人骤读之，不知其妙，或漫以粗豪目之者”（《五百石洞天挥麈》卷一）。这些人恰恰把芷湾作品的优点当成了毛病。原因很简单，他们囿于时习，看惯了圆熟流美，恪守成法的诗篇，对于芷湾突破藩篱，陶写自我的作品，自然惊诧而反对了。但宝石的光芒是淹没不了的，芷湾得到的却是更多的好评和赞叹。

荏弱和浮滑，在芷湾的作品中并没有存身之地。综而言之，他各体皆有好的作品。五古、七古大气流行，不主故常，自具超常拔俗之致。七律豪迈俊爽、沉郁慷慨兼而有之。七绝恒以白描见胜，大有民歌遗意。要皆运以真气，涌自肺腑，不屑作腾挪小巧语以趋时习，以悦俗目。他的作品和人品，都是那样的高尚。

芷湾对于后来的广东诗人，起着深远的影响，尤以梅州诗人为然。生平又爱奖掖后辈，李光昭曾感动地说：“爱才如命古为谁？公竟逢人说项斯”（《铁树堂诗钞》卷一《怀宋芷湾编修湘》）于是，受他影响和奖掖的一代诗人成长起来了。“比来梅州诗人，若绣子、□□秋田二李，石亭秋岚二叶，并称杰出，皆自芷湾倡之”（刘彬华《玉壶山房诗话》）他们就是活跃在广东诗坛上的李瀚平、李光昭、叶钧、叶兰成。稍后，则有为

诗坛开新风气的胡曦和黄遵宪。

胡曦是嘉应州属兴宁县人，他编集州属诗人作品成《梅水汇灵集》，其中选录芷湾诗达三百八十四首，数量之多，为全书之冠。足见其景仰之深至。胡曦与黄遵宪同时而相交厚，又同为清末新派诗的先行者。他的诗“风格特色，和遵宪早期作品极为相近，大都是继承宋湘《红杏山房诗》的衣钵，而能以新事物融铸入诗”（钱仲联《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》）。至于黄遵宪，不但在创作上学习过芷湾，在诗歌理论上，他主张的“我手写我口，古岂能拘牵？”（《杂感》）“不名一格，不专一体，要不失为我之诗”（《人境庐诗草自序》）是与芷湾的理论一脉相承并加以发扬的。

三

十三卷的《红杏山房集》最初于嘉庆二十五年（庚辰）只刊印了四卷，取名为《红杏山房诗钞》，计收入《燕台剩卷》一卷、《南行草》一卷、《滇蹄集》二卷。（《滇蹄集》卷三为道光元年前后的诗作，当非庚辰本原有而为后来续刻的）。到了同治八年（己巳），芷湾再从孙维松将家藏红杏山房集板加上《楚艘吟》稿本付印，这个本子除上述诸集外，增入了《滇蹄集》之第三卷、《不易居斋集》一卷、《丰湖漫草》一卷、《丰湖续草》一卷、《汉书摘咏》一卷、《后汉书摘咏》一卷、《试诗》一卷、《试帖诗》一卷、《同馆赋钞》一卷，芷湾作品至是大体齐备。各集之前，大都有芷湾所撰自序，可见已经作者手自校定，所以讹误极少。现即以此作为校点的底本。以嘉庆二十五年《红杏山房诗钞》为主要

校本。

芷湾尝自言作诗恒不存稿，存者亦时加删汰，所以佚诗是不会少的。时人侯过先生与芷湾同里，他从历年所见作者手迹及后人抄本中辑录佚诗几四十余首，编为《红杏山房集外集》印行。现以附录于本书之后。惟其中不免有误收或疑非芷湾作品者，现均加按语，以俟解人。另外，我从清人诗集、诗话、笔记诸书及《南行草》稿本中辑得佚诗一百二十五首、各家对芷湾的评论数十则，一并附录于后。对于想了解芷湾作品全貌及其评价的读者来说，相信是会有用的。

李畅友先生将辑得的芷湾佚诗一批提供给我，高丰先生将珍藏的《南行草》稿本惠借参校。皆助益良多，盛情可感。谨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。

本书承蒙中共梅县县委、梅县人民政府资助出版，谨此鸣谢。

目 录

不易居斋集

不易居斋集叙	1
杂诗四首	3
接家信	4
种花三首	4
夜雨	5
孤鹤诗并序	5
读杜工部集四首	4
小圃四绝句	4
适读杜少陵寄五弟丰诗见其与四亡弟同名掩卷感绝	7
脚病	7
寄郑三丙昌	8
看瓜	9
山斋秋夜四首	10
泞道示仆	10
健马篇	11
八月十五日得四川官军扫荡安乐坪贼匪捷报二首	11